

常明顯。數年前日本防衛廳舉行「三矢演習」時，即假想韓戰再度爆發，共產集團空軍自韓國侵入日本領空，逼使日本發動自衛權。足見日本爲了本身安全，亦非與韓國共同團結不可。何況今日日本已是亞洲大國，美國又寄望於日本能肩負對亞洲和平與安全更大的任務。日本佐藤政府，不願國內在野黨及左翼猛烈反對，於一九六五年與韓國恢復邦交，並表示韓國與台灣安全對日本的重要性，即表示願與中韓兩國合作，共同維持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繁榮。

北韓金日成政權自一九六一年起，已改變對韓國的「和平統一」政策；並曾公開揚言於一九七〇年「武力統一」全韓；而且在實際行動上，正朝此方向邁進。韓國局勢一直非常嚴重，韓戰隨時有再度爆發可能。加以美國最近宣佈將自韓撤退部分駐軍，更使北韓有機可乘。因此，日韓雙方，均期待能進一步合作，以遏阻「中共」及北韓的侵略企圖。第四次日韓部長會議，即在此情勢下召開，而且也獲得了若干具體的結果，事實上已使日韓關係，邁進了一個新的階段。

從日韓關係會議閉幕及發表「聯合聲明」後，日本在野政黨所發表批評及攻擊聲明，也反映這次日韓會議對今後兩國關係的重要性。

(一) 社會黨的聲明說：「(1) 以日美聯合聲明作背景所召開的日韓第四次部長會議爲契機，使日韓關係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日韓關係會議聯合聲明，無疑的是日美聯合聲明的延長；而且也是日美『安保條約』迅速擴大並發展成爲『亞洲集體安全』的具體實現。(2) 由於這次會議所決定的新政府借款及促進民間投資，將使日本獨佔資本，正式向韓國猛進；結果，必然使日本獨佔資本控制了韓國的基本產業，造成殖民地局面。最後日本將以『保護權益』爲藉口，派自衛隊進駐韓國。(3) 此次會議又與最近中日合作策進會相配合，在日本控制下，進行着中、日、韓政治、經濟、軍事的一元化。結果造成了對北韓及中共間的緊張局面。(4) 社會黨絕不容許此種陰謀，並

絕對反對日本走侵略道路。」

(二) 公明黨國際局長黑柳發表談話說：「(1) 日本對韓國經濟援助，已極明顯暴露，日本協助韓國建設軍需工業的方向。其中一億美元借款用途不明，應加追究。關於安保問題，基於日美聯合聲明，已成爲日美韓的『軍事同盟』。(2) 此種日韓關係，已造成了亞洲緊張局勢。故公明黨反對日韓聯合聲明，並徹底檢討政府亞洲外交政策。」

(三) 日本共產黨外交政策代理委員長松本發表談話說：「(1) 日韓定期關係會議，在日美聯合聲明基礎上，達成了日、美、韓三國軍事上、經濟上合作。一億美元新借款，係日本肩代美國加強韓軍現代化五年計劃的援助。(2) 本次會議，是根據尼克森新戰略，使日本肩負更危險的任務。日本共產黨爲了亞洲和平與安全，今後決定向廢除日美安保條約及促成日本中立化方向奮鬥。」

此外「中共」和北韓，也透過廣播、報紙，對日韓第四次部長會議及七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檀香山舉行的「美、韓第三次國防部長會議」發動猛烈攻擊，並指以上兩項會議是「黑會」；是日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勾結，是對北韓侵略的新陰謀，是對「中國」人民的重大挑戰。「中共」更指日韓會談所商定的經濟援助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實際上用於發展軍事工業。「日韓會談」使去年日美會談「聯合聲明」重新具體地得到了肯定。足證「中共」與北韓對這次日韓關係會議，是何等重視。

日韓復交五年以來，兩國關係確已到了相當密切程度，尤其第四次關係會議之後，基於客觀情勢的需要，兩國關係更進入了生死與共的階段。今後只要「中共」與北韓繼續存在，而且不放棄侵略企圖，日韓兩國關係，勢將繼續加強。而且也只有日韓兩國的真誠合作，才是創造亞洲和平與繁榮的重要因素。

## 第三次不結盟國家高階層會議之前瞻

金神保

所謂不結盟國家高階層會議，第一次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召開，共有二十八個國家的代表參加，其中玻利維亞、巴西與厄瓜

多三國係以觀察員身份列席。第二次會議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埃及首都開羅召開，共有五十七個國家或「政府」的代表參加，其中十個係以觀察員身份

列席。兩次會議的正式代表中，來自非亞非地區者，僅有南斯拉夫及古巴二國，所以，實質上，這可說是亞非地區國家與「政府」的會議。

一九六八年春，於狄托訪問亞非國家後，即提議於是年底再召集第三次會議，聲稱：「新的一次不結盟國家高階層會議，是防止世局再陷入冷戰的最有效武器。」是年八月，蘇軍入侵捷克，各不結盟國家均關注此事，且對此事件之反應也頗紛歧。因之，都認為不宜於此時召開第三次高階層會議，該會議遂暫停舉行。

一九六九年春，南斯拉夫邀請參加開羅會議五十六國（安哥拉 Angola 流亡政府曾參加開羅會議，此次未被邀請）及金夏沙剛果等五十七國，舉行諮商會議。會議於七月八日在貝爾格勒開幕，會期四天，於十一日結束。大會公報中僅提及與會諸國共同認為有召開該高階層會議之必要，但未明訂何時召開。是年九月廿六日，不結盟國家代表於聯合國大會期前在紐約會商，決定於一九七〇年一月間在坦桑尼亞首都達萊撒舉行籌備會議。

籌備會議實際延至四月十三日始舉行，共邀請七十四國，應邀參加者共五十九國，其中拉丁美洲有八國係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此外，尚有六個「解放組織」亦派出觀察員列席。會期於十七日結束。大會決議高階層會議於九月初聯合國大會集會前在尚比亞首都盧沙卡召開，其確定日期由大會推舉之十六國常務委員會決定。常務委員會於六月八日在印度新德里集會時，議決高階層會議定於九月八日至十日舉行，事前，於九月六日至七日，先舉行外長會議。

會議的時間選定在聯合國大會集會之前，目的在協調步驟，俾能在本屆聯大中採取一致行動。會議的地點原擬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但為阿拉伯國家所反對，認為衣索比亞與美國和以色列關係太密切。實際上，衣索比亞近年來因愛里脫里亞（Eritrea）游擊隊問題與阿拉伯國家相處得不愉快。阿爾及利亞原有意爭取會議在阿爾及爾召開，但黑非洲國家則支持尚比亞的要求，而一些態度較溫和的國家亦嫌阿爾及利亞態度激進，恐促致大會採取極端政策，而不願支持在阿爾及爾集會。最後，阿拉伯國家為爭取黑非諸國在以阿問題上的支持，同時亦為平息黑非國家批評阿拉伯國家企圖把持非洲團結組織（O.A.U.）之議論，乃勸阿爾及利亞撤回提議，盧沙卡乃順理成章為本次會議的集會地。此點固表示非洲國家在外交上得了個

### 第三次不結盟國家高階層會議之前瞻

小勝，同時亦意味到白人統治的南部非洲，將成為本會議中一個重要議題。

會議的參加國自始即為一爭論激烈的問題，貝爾格勒會議前的開羅籌備會議曾明定「不結盟五原則」，以為邀請的依據。在會議中，印度主張應有四十至四十五國參加，南斯拉夫與阿聯則主張採取限制原則，再加古巴、迦納、幾內亞，及馬利等國對印度所提議邀請的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立意挑剔，因之最後共邀請三十一國參加，而非洲的奈及利亞、多哥與上伏塔婉拒出席，故僅廿八國參加。在考慮何國該被邀參加時，實際上亦未依據會議所訂五原則。

第二屆會議前，在錫蘭的可倫坡召開籌備會，阿聯與南斯拉夫一反先前態度，阿聯主張非洲國家應一律邀請參加，而南斯拉夫亦希望拉丁美洲國家能儘量參加，最後決定發出邀請書六十五份。

本屆會議邀請參加的國家更增多至七十四國，增加對瑞士等國的邀請，是南斯拉夫的主張，而亞洲的兩個既結盟又駐有外軍的國家——星加坡與馬來西亞的被邀請，是印度爭取的結果。同時，籌備會亦面臨幾個棘手問題：柬埔寨代表權問題，越共政府代表權問題，及巴勒斯坦與一些非洲解放組織的代表權問題。關於解放組織的代表權，達萊撒蘭會議決定一律不予承認，即觀察員地位亦不賦予，惟其代表可應選在大會發言，及大會於討論解放運動時可列席傍聽，此項決議為三個較大解放組織——「法塔」（Al-Fatah）、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 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 MPLA）、與莫三鼻給解放陣線（Frente de Libertação de Moçambique, FRELIMO）——所不滿，其代表乃退席以示抗議。至於柬埔寨與越共代表權問題乃一高度政治性問題，且涉及一大強國，處理不易，達萊撒蘭會議及新德里會議均未能達成決議，留待高階層會議再作處理。就此事言，充分顯示了不結盟國家間的態度不一致，和在現行國際政治中之互相矛盾。

與會分子的增多，自使討論的問題更不易協調，自一九六四年來，國際和各國國內情勢均多有所變化，亦將影響各國的態度，且實際上，不結盟國家間，本身有其存在的歧異：

第一、開羅會議時，非洲國家增至二十九國（其中六國屬阿拉伯語系）而亞洲國家僅有八個。亞洲國家所關心的問題不一定與非洲國家有關，但大會却為非洲國家所左右，亞洲國家不免感到失望。不過，當時蘇卡諾和施

亞努正倡組所謂新興勢力集團，並進行召集第三屆亞非會議，故對非洲國家曲意拉攏，迨二人一死一被逐，亞洲已無作亞非團結夢者，因之，亞洲國家亦就無願捲入阿拉伯國家或非洲國家政治紛爭者。本年三月二十三日，亞洲不結盟國家在可倫坡集會，協調對本屆高階層會議應採態度，在大會中，亞洲國家將形成一集團，在政治問題上將維持其獨立看法，可能採取與阿拉伯及非洲國家不同立場。

第二、阿拉伯國家與非洲國家間並不和諧一致。衣索比亞的愛里特里亞解放陣線 (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及查德的查德解放陣線 (Front de Liberation du Tchad)，均受阿拉伯國家支持，而嚴重影響兩國與阿拉伯國家間關係。另一方面，非洲國家對南蘇丹獨立運動的同情與關懷，亦為阿拉伯國家所不喜。而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勢不兩立，一般西非國家則基於本身利益，仍維持與以色列友好關係，並接受以色列經援或技援，甚至軍援。

第三、非洲國家間彼此態度亦不一致。對南部非洲態度最為積極者，實際上僅有坦桑尼亞與尚比亞，馬拉威則仍和南非共和國維持密切關係，法語系諸國除布市剛果外，多追隨法國政策，對南非和葡萄牙等採取溫和態度，加彭及馬拉加西且有與南非建交之可能，而西非英語系各國對積極性制裁政策並不感興趣。

因為內部存在有此等分歧與矛盾，故各次會議的處理均十分謹慎。達萊撒蘭會議絕大部分都是閉門會商，新德里會議時各項討論均不作紀錄，甚至連節略亦不作，由此可見意見分歧之嚴重性。

自貝爾格勒會議始，世界和平與殖民主義即成為會議的兩大中心議題。在貝爾格勒會議中認定和平應為首要，而「帝國主義」認定為「日漸衰微」，「殖民主義」已「日漸消逝」。但在開羅會議，却強調「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之繼續存在及其嚴重危險性，「反帝」和「反殖民」成為會議的中心論題。本屆會議的中心議題，常務會於七月廿七日在盧沙卡集會時決定為：世界和平、自由、開發、與合作。

阿拉伯國家和部分非洲國家仍可能強調討論自由問題，亦即反帝反殖民主義問題。達萊撒蘭會議最後公報的第一部分即嚴厲譴責葡萄牙、南非、和羅德西亞的「殖民與法西斯政權」，呼籲各國給予「在掙脫殖民壓迫枷鎖的人民」以政治和物資的支援，與會各國宣誓與所有反殖民統治解放運動團結在

一起，同時，亦譴責以色列為中東和平的障礙，並決議要求以色列撤出一九六七年所佔領土，允諾給予巴勒斯坦人民的「反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切的支援。

南部非洲問題與巴勒斯坦問題無疑地將為大會最重要、最惹爭論的問題。坦桑尼亞、尚比亞、與阿拉伯國家都想爭取國際支援，以解決此等問題，但是在達萊撒蘭會議上，部分非洲國家已明白表示巴勒斯坦問題乃阿拉伯國家之事，因之對支援巴勒斯坦人民鬥爭的決議案，採取保留態度。至於支持南部非洲解放運動問題，阿拉伯國家雖表示積極，在阿問題未解決前，阿拉伯國家也不能提供實際的力量，非洲國家中，法語系國家不僅多表示消極，前法屬的十五個國家中且有八個未赴會，而西非英語國家中，奈及利亞與坦桑尼亞及尚比亞因比亞佛拉問題而絕交，尚未復交。迦納與獅子山之態度，從兩國對非洲團結組織的解放委員會 (Liberation Committee) 的冷淡情形，即可看出。

因之，本屆會議對解放運動將可能作成若干冠冕堂皇的決議，但恐不能採取若何具體的行動；而較為可能的，是發動集體對有關列強實施壓力，同時運用國際組織的力量，以期能達到某些問題之解決。但對列強實施壓力，能否收到一些效果，仍屬可疑。

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實為亞非國家當前亟應正視的問題，亦與此等國家未來命運密切攸關。經濟不獨立，亦就無政治獨立可言，而繁榮與豐足，乃是政治安定的基本條件，此點已漸為亞非拉丁美洲國家所認識，而聯合國貿易與開發會議 (UNCTAD) 提供了他們一個合作行動的機會。此次不結盟國家會議，將經濟開發與合作列為主要議題，實為明智之舉。在此問題上，絕大部分與會國的利害多能一致，自不難達成協議。

不結盟國家雖宣稱不是一個集團，但在一些政治家的策動下，這些國家在國際政治上也每與風作浪。今日國際間冷戰形勢已大變化，甚至權力形勢也已在變動中。舊日激進一派的首腦人物蘇卡諾、施亞努、恩克魯瑪、和馬利的基達，也一一為其本國人民所唾棄，因之本大會可望能以較冷靜態度來處理發展中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如果與會的政治家能不意氣用事，而推誠商討經濟開發與合作問題，以集體的力量，接受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協助，俾儘速改進其經濟狀況，為各該國人民造福，這該是此等國家要循的途徑罷。